國朝先正事略

國朝先正事畧卷之五 名臣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費襄壯公事畧

公諱費揚古姓棟鄂氏滿洲正白旗人父剛毅公諱鄂碩剛毅之祖曰揄布

太祖時率四百人來歸 賜名魯克素授其長子錫罕騎都尉世職即剛毅父也錫罕隨大貝勒阿敏征朝鮮帥八十人先驅遇敵戰歿

太宗軫悼晉輕車都尉以剛毅公襲尋授佐領隨大軍入明境至崞縣遇敵斬哨卒二獲馬四由平魯衛出邊敵兵邀戰剛毅

公與都統圖爾格擊卻之擢前鋒參領崇德元年率兵百人偵明邊事至冷口斬哨卒三獲馬十有五三年隨睿親王伐明由靑山口入擊敗太監高起潛兵六月隨大軍圍錦州別將兵畧甯遠遇明兵六百騎引軍薄之大破敵搴纛二獲馬六十有奇七年隨饒餘貝勒阿巴泰從界嶺口毀明邊牆入敗總督范志完兵於豐潤敵自密雲出劫我輜重奮擊卻之遂越燕京趨山東所嚮克捷師旋出邊明總兵吳三桂遣步騎邀戰復擊走之我軍乘夜掩襲搴纛三斬級數十擒哨卒二十九獲馬二百有奇順治元年從大兵入山海關敗流賊李自成追至望都十一月追自成至陝州距潼關立營賊據山爲寨重關夾隧伏火器

偫糗糧以拒王師剛毅公與前鋒統領努山率兵奪其寨二年陝西既定大兵由河南下江南帥前鋒兵先行至睢甯敗敵兵千餘人復隨端重親王博洛分兵征蘇州擊明巡撫楊文驄舟師獲戰艦二十有五趨杭州敗明魯王朱以海兵擒其總兵一尋擣湖州克其城累進二等男擢副都統時明桂王朱由榔據湖南廣西剛毅公隨鄭親王濟爾哈朗往征有功授前鋒統領擢內大臣晉三等子復以其爲　皇貴妃父晉三等伯十四年九月薨　贈侯　賜祭葬　予諡剛毅明年襄壯公襲伯爵康熙十三年隨安親王岳樂帥師赴江西討逆藩吳三桂時賊將黄乃忠糾眾萬餘自長沙犯袁州公與總兵趙應奎等擊敗之

擒僞官童聖功復萬載。十五年走賊將夏國相於萍鄉毀寨十二。進圍長沙。戰屢捷。十八年敗賊將吳國貴於武岡。凱旋擢領侍衛內大臣列議政大臣。二十九年

聖祖以噶爾丹劫掠喀爾喀。又數擾我邊境 命裕親王福全爲撫遠大將軍。而以公參贊軍務。往科爾沁調兵隨征。是年八月大敗噶爾丹於烏蘭布通。破其駝城。三十二年 命公爲安北將軍。駐歸化城。明年五月噶爾丹使人至歸化城。言將入貢公偵其踵至者男婦幾二千人。遣兵迎詰。且遏之。馳疏請 旨

上知噶爾丹陽修好實潛蓄窺伺意 命侍郎滿丕諭責其使遣之還。七月諜報噶爾丹將逼圖拉。 詔公及右衛將軍希福

帥師往禦尋以圖拉無警處噶爾丹趨歸化城右　詔命旋師三十四年噶爾丹至哈密公帥師往禦尋竄去授公右衛將軍兼管歸化城將軍事疏言噶爾丹見踞巴顏烏蘭距歸化城二千里宜預徵士馬芻糧於來年二月進勦

上授公撫遠大將軍　召入覲面授方略三十五年二月　詔黑龍江將軍薩卜素帥師出東路　命公及振武將軍孫思克西安將軍博霽帥陝甘兵出西路

上禡牙親征躬統大軍由獨石口出中路約期夾攻四月公帥師抵察罕和碩噶爾丹悉驅賊眾趨克魯倫河當是時東路兵尚未至科圖而

上已由科圖進逼賊境五月公師抵圖拉疏言賊盡焚草地我
軍迂道秣馬又遇雨糧運遲滯師行七十餘日士馬飢疲乞
上緩軍以待會噶爾丹登克魯倫河之納蘭山望見
御營黃幄龍纛環以幔城又外為網城軍容山立大驚拔營宵
遁翼日大軍至河則北岸已無一帳克魯倫河者起車臣汗西
界東北入黑龍江橫亘瀚海東北二千里乃內外蒙古之界也
上初意賊必扼河拒戰故兩路出師攻其腹背及是知賊已喪
膽乃密 諭公等邀擊而 親帥大軍追之三日至拖諾山不
見虜而還 命盡運中路之糧以濟西師公聞噶爾丹遁即遣
前鋒統領碩岱副都統阿南達等率兵先往挑戰且戰且卻誘

賊至昭莫多蒙古語大樹林也在肯特嶺之南土臘嶺之北汗山之東平曠饒水草爲自古漠北戰場時敵軍至者近萬皆百戰之賊我軍飢疲馬僵其半公以馬力不能馳擊非反客爲主以佚待勞不可距敵三十里卽止營其地有小山三面皆距河林木蓊蔚可設伏公率左右翼步騎先據小山陣於東餘沿土臘河陣於西邀

上所授方略各軍皆下馬步戰約聞角聲始上馬將軍孫思克總兵殷化行以綠旗步兵居中據山頂臨之賊爭山鋒銳甚我軍據險俯擊礮矢疊發每進輒以拒馬列前自固賊冒矢石鏖戰自未至酉不退日暮賊騎相離二十步公吹角者三左右俱

嗎角沿河伏騎盡起一橫貫其陣一襲其後隊輜重賊始崩潰
乘夜追北三十餘里詰旦收軍斬級數千降二千獲馬駝牛羊
廬帳器械無算并殪其可敦阿奴可敦者準部稱其汗之妃也
頎晳敢戰披銅甲腰弓矢騎異獸臨陣精銳悉隸麾下至是亦
斃於礮噶爾丹以數十騎遁捷奏至 御營 詔班師留公駐
守科圖
上親撰銘勒石拖諾山及昭莫多山還次歸化城親勞西路凱
旋之師輟膳大饗士獻厄魯特之俘彈箏笳歌者畢集有老胡
工笳口辯有膽氣兼能漢語
上賜之潼酒使奏伎音調悲壯歌曰雪花如血撲戰袍奪取黃

河為馬槽滅我名王兮虜我使歌我欲走兮無駱駝嗚呼黃河
以北奈若何嗚呼北斗以南奈若何遂伏地謝
上大笑手書以告　皇太子六月　駕還京師七月　詔公由
科圖移駐喀爾喀遊牧地甫至噶爾丹遣使其黨來肆掠公遣
副都統祖良璧擊走之追勦至翁錦賊敗遁公尋以馬疲移軍
喀喇穆倫會噶爾丹使其宰桑等來請納款
上再幸塞外　駐蹕棟斯拉　命公馳赴行在入對　諭獎昭
莫多戰功公奏曰軍中機務皆遵
上密諭以底成功臣不能生擒噶爾丹以獻臣之罪也
上曰噶爾丹窮蹙實甚朕不忍悉誅欲招降其眾撫而治之公

頓首曰

聖意非臣等愚昧所能測眞天地好生之仁也翼日　賜御佩

櫜鞬弓矢遣還軍三十六年正月阿南達奏報哈密回人擒獻

噶爾丹之子塞卜騰巴珠等

上以其疏錄示公　賜胙肉鹿尾等物　諭曰時當上元令節

眾蒙古及投誠厄魯特齊集暢春園適阿南達疏至眾皆喜躍

卿獨居邊塞不得在朕左右殊深軫念故以疏示知並賜物問

卿無恙即如與卿相見也二月

上幸甯夏　命公及內大臣馬思喀兩路進兵　駕由黃河西

岸　駐蹕達拉布隆　頒賜上駟院馬五十駱駝十公進次薩

奇爾巴勒哈遜時噶爾丹窮蹙甚左右親信數臺吉多而懟聞
大兵將至先後望風款附其兄子策妄那布坦復擁勁兵伏阿
爾泰山將擒以獻功噶爾丹進退無地每夕或數驚遂仰藥死
厄魯特部眾降者相繼　車駕方自甯夏循賀蘭山出邊公以
噶爾丹自伏天誅奏其下丹濟拉以其屍及子女來獻中途為
策妄那布坦奪而獻諸朝所部悉降於是自阿爾泰山以東皆
隸版圖拓喀爾喀西境千餘里朔漠平四月
上復勒銘狼居胥山而還回鑾　御撰碑銘告成太學六月公
駐師察罕諾爾有疾　詔還京以昭武將軍馬思喀代領其眾
晉封一等公領侍衛內大臣如故公以噶爾丹未經生擒疏辭

封爵　優旨令勿辭　諭閣臣曰塞外情形不可臆度必身歷
其境乃有確見朕親征噶爾丹衆皆不欲惟費揚古密抒謀畧
與朕意合卒能大敗積寇累年以來統兵諸將未有能過之者
也四十年六月
上幸索約勒濟公扈從中途疾作
聖祖停蹕一日　親往視疾　賜白金五千兩及　御帳蟒緞
鞍馬等物　遣內大臣侍衞等護送還家尋薨　賜祭葬　予
諡襄壯子辰泰襲一等侯兼一雲騎尉雍正十年　詔入祀賢
良祠公性樸直貌奇偉待人以和無疾言遽色好在
上前自言所短人多笑之在軍中與士卒同甘苦事無大小皆

親決有求見者立召入好讀左氏春秋手不釋卷尤工詩雖尊
門家自以弗逮
聖祖駕御箭亭　命諸大臣校射公奏臣臂痛不可以弓許之
出語人曰我曾為大將軍儻一矢不中有損國威且為外藩所
笑故不與諸將軍角伎也人服其雅量

賚襄毅公事畧

公諱賚塔姓那穆都魯氏滿洲正白旗人和碩額駙康古里第四子也年十四授三等侍衛崇德六年隨大軍圍明錦州擊松山杏山敵兵屢有斬獲明年隨貝勒阿巴泰入明邊越燕京趨山東攻新城高陽霸州壽光博興等城皆先登身中五鎗 賜人蔘牲畜銀幣授前鋒侍衛順治元年隨大軍討李自成敗賊將唐通於一片石追擊自成至安肅望都授護軍參領隨豫親王多鐸由河南征陝西連敗自成賊衆於潼關明年隨豫親王征江南攻克揚州取江甯追敗明福王朱由崧於蕪湖 予雲騎尉世職三年隨端重親王博洛征福建明唐王朱聿鍵遁汀

州。率。兵。破。其。城。晉騎都尉。五年。明。桂。王。朱。由。榔。據。湖。南。公隨鄭
親王濟爾哈朗往征。六年夏。師至衡州。敗偽總兵陶養用於青
草橋。又敗偽伯胡一清萬餘衆於府南山。進攻祁陽。偽總兵周
進唐於大忠橋拒敵。擊敗之。又敗之於王公嶺。一清旋與偽總
兵王進才各率馬步數千人。拒河岸。亦敗潰。公進。擊。偽。總。督。譚。
宏。於。道。州。又。擊。一。清。及。偽。伯。焦。璉。等。於。全州。皆。聞。風。竄。遁。七年。
晉輕車都尉。初。公叔父哈克都哩獲罪。額駙公之世管佐領亦
坐革。
太宗諭以後有功仍給還。至。是。公。請。於。部。得　賜。復。即。予。公。承。
管。十一年張獻忠餘黨李定國犯廣東。公隨都統珠瑪喇等往

征屢敗敗兵犇新會圍定國遁走追敗之興業及橫州晉爵三
等男十三年擢護軍統領十六年海寇鄭成功犯江甯　命安
南將軍達素同公率師往征至則賊已敗遁遂移師福建明年
同都統索渾勦賊厦門官軍不習水戰失利坐罷任革世職康
熙二年署前鋒統領隨靖西將軍穆哩瑪征流賊李來亨等於
茅麓山屢戰皆捷凱旋復授護軍統領兼佐領八年擢都統十
三年逆藩耿精忠叛　命公爲平南將軍統兵赴浙江勦禦賊
黨犯金華公遣副都統瑪哈達等擊走之復義烏諸暨公進駐
衢州偽都督周列率賊二萬由常山來犯公遣將邀擊擒斬過
半偽總兵桑明旋率五萬眾犯衢州公與總督李之芳帥兵迎

擊復敗之斬級萬餘十四年擊敗偽將軍馬九玉等於黃潭口等處偽副將李廷魁屯衢州城北元山口公督兵乘夜攻圍破走之焚其木城九玉同賊將林福等退據大溪灘時康親王傑書爲大將軍駐金華公奉　命參贊軍務并分駐衢州仍佩平南將軍印屢擊卻來犯賊衆十五年秋康親王進衢州公循例歸將軍印以都統任參贊先率兵馳擊大溪灘斷賊糧道復江山縣馬九玉遁尋同瑪哈達等率兵破仙霞關進拔浦城又與副都統吉勒塔布等敗賊於建陽克其城進復建甯府十月隨康親王抵延平精忠窮蹙乞降時漳泉興化俱爲海賊鄭錦所踞十六年同甯海將軍拉哈達剿賊興化連破三十六營陣斬

偽總督趙得勝等復興化偽總兵郭維藩以仙遊降三月同拉哈達討叛鎮劉進忠於潮州進忠降康親王奏復授公平南將軍印守潮州十七年四月鄭錦遣偽總統劉國軒陷平和犯海澄

上命公赴援賊犯江東橋及長泰同安諸小徑師弗克進六月賊陷海澄漳平同安惠安犯全州九月公與總督姚啓聖合兵進討大敗賊兵於蜈蚣山破其七營斬四千餘級復長泰十月復敗賊於漳州萬松關十八年偽將軍吳淑何佑等犯長泰公與提督楊捷等分道進擊斬二千餘級生擒偽總兵副將三人國軒復犯江東橋公迎擊敗之賊走太平寨追斬千餘級十九

年二月同啟聖捷勦賊海澄招降偽總兵蘇堪復其城閩水師提督萬正色取海壇公由松嶼進征偽將軍陳昌率眾降鄭錦遁臺灣廈門金門相繼定四月　命移駐廣州會尚之信獲罪逮繫其藩下長史李天植等怨都統王國棟發難誘殺之藩兵咸畏罪思亂公密承　詔旨以罪不株連撫慰藩兵自率兵圍之信第收捕天植及同謀者繫獄候　旨餘釋勿問時逆孽吳世璠尚擁重兵據雲南定遠大將軍貝子彰泰自湖南進征貴州

上以公在福建廣東勞績素著授平南大將軍赴廣西調遣滿漢兵由南甯直進雲南公率兵由田州泗城進西隆州偽總兵

周應龍迎降。偽將軍何繼祖等。擁賊數萬。拒於石門坎。石門坎者。距安籠所三十里。地峻隘。稱天險。公令都統貝勒希福瑪奇等。率師直前。自與副都統宏世祿總督金光祖。分兵爲二。由間道躡其後。二十年正旦。度賊無備。飭前軍進攻。賊倉猝出禦。後軍履險上。前後夾攻。大敗賊衆。奪其隘口。復進安籠所。城降。偽總兵陳義魁繼祖。復糾偽將軍詹養王有功等。率二萬人。據黃草壩。列衆拒戰。二月二日。公督兵奮擊。自卯至未。奪賊營二十有二。生擒詹養王有功。及賊衆千餘。獲其象馬無算。

上以公自廣西深入雲南。獨先諸路。大破賊。 溫旨嘉奬。師抵曲靖。降偽總兵尹士元偽道劉世忠等。隨遣兵取霑益州勦賊

中路偽將軍線緎等皆遁歸。分遣希福瑪奇等復雲龍州。易龍所。及楊林城。營總碩塔等克嵩明州。餘賊望風解散。遂會合彰泰軍。壁歸化寺。偽將軍胡國柄等離城拒戰。公與彰泰分兵進擊。自卯至酉。賊大潰。斬國柄及偽總兵九。生擒賊六百有奇。逆孽吳世璠嬰城守。陰調賊將馬寶胡國柱夏國相等還救。大軍併力環攻。賊內亂。欲擒世璠出獻。世璠自殺。線緎等開城降。遂磔偽大學士方光琛等於軍前。戮世璠屍。傳首京師。國相竄廣南。公與彰泰檄土官儂朋。總兵李國樑率師追勦。擒之西板橋。又遣希福等追勦國柱於雲龍州。國柱縊死。其黨王敘李匡自焚。餘眾悉降。雲南平。二十一年十月。大軍凱旋。

聖祖親率諸王大臣郊勞於蘆溝橋西二十里外　御黃幄詔
彰泰及公行抱見禮二十二年以隱匿尚之信藩下應入宮婦
女事覺當勘問
上曰賚塔自福建廣東雲南宣力勤勞樹立大功勿因細事遂
加以非禮致失朝廷眷顧功臣之意下所司集質擬奪職治罪
詔從寬鐫級罰俸明年十二月薨　賜祭葬如典禮加祭二次
諡襄毅二十四年
上諭王大臣曰平定雲南賚塔功最大縱有他過爲人訐告朕
究不加罪也諸臣同聲感戴未幾冊勳子一等男子費葉楞襲
雍正五年

世宗諭曰原任都統賚塔當三逆變亂時統兵征勦克復雲南功最著彼時因坐事功過相抵是以未封公爵在當日之不優封賚塔者欲使立功之人或知儆惕不敢驕肆妄爲耳今事歷多年後人已知鑒戒奉法其追封一等公俾其孫博爾屯承襲八年建賢良祠　詔公與大學士圖海文襄公並入祀九年加公號曰襄績

施清惠公事略

公諱維翰字及甫一字研山江蘇上海人順治八年進士授臨江府推官有異政以卓異徵擢兵部主事明年選授御史公體貌秀偉在班行中頎然俛視諸同列

世祖見而異之出巡按陝西未訖事以裁缺還京康熙二年請告其明年復補江南道公在臺嘗劾偏沅巡撫周召南曲庇貪吏又劾福建總督劉斗徇情題建故靖南王耿繼茂祠皆奉

旨嚴議一時懍然慴伏六年巡鹽河東十一年有　詔內陞仍以四品服俸管江南道事疏言登聞鼓之設原以伸士民冤抑請令滿漢科道司之如所請明年遷鴻臚少卿再轉光祿少卿

大理丞累遷太僕卿宗人府丞十八年晉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公性穎敏通古今尤諳前代典故章數十上所言皆關大計未嘗毛舉人細過以沽名塞責素嫉貪吏以謂禁貪之法甚備而州縣多以賄聞者監司為之囊橐也監司取諸州縣州縣不得不取諸吏民惟懲大貪則小貪自止又言士民各有定業今文武各官或兼事商賈質庫連肆估舶彌江既奪閭閻之利復脫關市之算不可不加禁止又言考察糾舉之法密於文臣疏於鎮帥悠忽養癰此由國家令甲無督撫甄別鎮帥之責故也請自今有婪賍肆虐者督撫不入告則事發同罪庶幾軍肅而民安矣是歲方奉新例凡言官所糾不實準反坐論公力爭之

且言督撫不能覺察州縣致爲科道所糾已有隱徇之咎矣今
仍發與審鞫彼欲卸前責安得不益庇私人乎况乎陰肆營求
陽騁狡辯彌縫掩飾何所不至言官身在中朝復非兩造又何
從而折證之臣恐言路從此結舌矣閩督劉斗復題補總兵官
公言總兵一方重鎮非
上命即廷推從未有地方官題補之例以 朝廷推轂授鉞之
權倒付大吏其弊豈可長乎時海上諸降卒日至無可安插公
言投誠之衆不能計日而給食也一遇水旱恐爲隱憂臣思各
提鎮官歲有汰兵簡其丁壯以補缺額使降者不以遊手長奸
缺者不以召募滋擾亦杜漸防微之策也東南賦役煩重民力

不支。公言民間大役五年一僉小役十年一僉此定式也。比來官吏奸貪。每役止編一年。僉審頻繁。用遨賄賂。宜復舊制。俾小民得盡力耕桑。以安南畝。又請減蘇松重賦。又言江南租入。必俟九十月。是以舊制十月開徵。今民未東作。而催科已迫。何以給之。又勸

天子親耕耤田。以重農事。又八旗犯罪者。例先墩鎖各城門。公言民人重罪監禁。莫不居有囚室。食有囚糧。而旗下墩門之害。未易枚數。暴露寒暑。莫之飲食。請得與民人一體羈監。至於罪婦亦先墩門。男女溷雜。貞淫無辨。宜另行羈候。以別嫌疑。崇風化。公前後所言。其善持大體。悉類此。雖下部議。或從或否。又有

始格於議其後卒見施行者以故章每上京師士大夫卒傳錄其諫草以相稱說而
天子亦甚器之既長御史臺適浙撫陳秉直薦舉學道程汝璞爲魏敏果公所劾例應降調而竟以所加級抵銷公首劾之曰秉直與汝璞見聞最近乃徇情妄舉顛倒是非非尋常錯誤可比請　勅部定議凡保舉非人坐降調者不許抵銷
上善其言著爲例已而巡撫山東之　命下公既荷
上殊遇甫至官則勸懲彰癉一奉憲綱以行屬歲大祲賴公賑恤有方境內遂得無事又請截留漕米五萬石以活饑民又因青萊距臨清倉遠辦解維艱請永行改折以息轉輸又因米豆

翔踴請一應兵馬支應。悉照價估辦。以甦賠累，由是士民悅服。
三年政成。遷浙江總督。其為政一如山東。前督劾軍士鼓譟一
案。繫累二百餘人。陛辭。
上諭曰。兵丁鼓譟乃惡習。宜嚴禁。公奏曰。祇因督撫提鎮不和。
遂致兵丁生變。臣當同心協力。調劑軍民。
上曰。文武協和。地方自安戢矣。及抵任。即日會讞。多所平反。不
數月。
聖祖以兩浙內地易治。惟福建險遠。其民甫脫湯火。且地瀕海。
奸人易生心。非具幹略有文武威風識大體者不能制。臨而綏
馭之。會總督闕。乃廣廷臣而詢。公往焉。公時已病。會方遣滿大

臣巡視海上。公力疾偕行。二十二年春。始逾嶺。病革。未抵會城而薨。年六十有三。事聞。

天子驚歎。下 詔稱。公操履清慎。懋著勤勞 命所司賻䘏有加。 賜謚曰清惠。公爲人孝友。肫至。與人交坦易。不設城府。撫幼弟及諸甥有恩。其殁也。弟甥皆喪之如父。仕宦三十餘年。愼於取予。無攀援散散之習。朝野重之。祀鄉賢。

郝雪海中丞事畧　楊素蘊

郝公諱浴字冰滌號雪海直隸定州人生平負氣節棘棘不阿順治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八年遷御史奉　命巡按四川時流賊張獻忠餘黨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等降附明桂王朱由榔踞川南寇掠九年平西王吳三桂與都統李國翰分兵復成都嘉定敘州重慶駐師緜州公在保寧監臨鄉試可望文秀等合衆數萬薄城公遣使告急緜州逾月三桂乃發援兵危城得全公因陳善後策畧言大兵勦賊借陝西運餉道遠餉繁宜移陝西駐防屯田成都並招流民開墾借給土司牛種屯耕一年可抵輸運三年之利又言賊寇善騰山越嶺蜀中土官土兵習

尙相近宜飭精銳爲前茅以滿洲驍騎繼其後疾雷迅霆之下寇必鳥獸散

上嘉其奏可採下部議部臣以戰守機宜應由三桂酌籌寢其議公又言土賊投誠給劄授官恣行劫掠爲民害請嗣後願歸伍者聽其願爲民者即令有司造冊編丁以資生聚又請免牛租除雜派惟就熟地開征俾民累有定額疏皆下部議行又劾奏永甯總兵柏永福臨陣畏縮廣元副將胡一鵬驕悍不法狀並奪職逮訊方保甯之奏捷也　詔頒賞將士三桂因以冠服與公公不受疏言翦平賊寇平西王責耳臣司風憲不預軍事而以臣預賞非繁臣則忌臣也因疏劾三桂擁兵觀望狀

上命三桂以賞物別賞有功將士大學士成公克鞏呂公宮等疏奏公固守保甯出入營伍奮不顧身卒轉敗爲功宜擢用三桂因摘公保甯奏捷疏中有親冒矢石語劾公欺罔冒功吏議革職逮訊擬論死　命免死流徙奉天之尚陽堡當是時三桂開邸滇黔海內財賦輦輸軍前者歲亡慮數百萬計守令得自辟署珍貝犀象明珠南金之寶悉歸私室羣失職之士及亡賴多歸之彊吏攖其鋒者禍立至公以一御史首發其奸直聲震天下康熙十年　駕幸奉天公迎謁道左

上親垂問焉十二年三桂反明年尚書王公熙劉公沛先後交章薦公爲部議所格十四年魏公象樞兩疏薦公才學識兼優

不宜終棄且曰臣自愧不如願以職誠遂得　旨召用復原官時陝西提督王輔臣叛應三桂公疏言大兵進剿平涼宜於西安潼關用重兵屯駐以待策應調鄖陽兵攻興安調河南兵入武關直取漢中則逆賊計日可擒疏下統兵大臣相機施行又言民間納糧多額外征求致正額反缺至招買軍需名爲市易實則攤派里民比及發價官役互相侵扣又於解餉時多索收餉之費任意遲延請　敕督撫嚴察又言京通各倉積貯已多請留山東河南額征秏米折銀濟軍需疏並如所請十六年巡視兩淮鹽課明年兩遷至左副都御史十九年部更新例凡死罪減等及軍流人犯俱發黑龍江公以天旱民饑恐遣犯道斃

者多謂陳新例未便下所司議准賦吏照新例行餘仍舊又疏言出身非正途者皆經保薦不得選科道又言部院長官歲終宜舉劾屬吏賢否各一人以示懲勸均從之尋命巡撫廣西賜御廐良馬一疏言粵西錢糧改折乃一時權宜計今軍餉既停請仍舊又請　御書清愼勤字額頒發各疆吏俾官民咸得瞻仰得　旨俞行又言粵西外控土司內制猺獞撫標兵不宜裁滅部議許留其半又爲故死事撫臣馬公雄鎭傅公宏烈請祠爲故知府劉浩知縣周岱生請卹又請復賑濟貧生銀米均從之二十二年卒於位年六十一士民奔走巷哭凡三日喪歸爇香送者數千里不絕語及公皆霣涕云初傅公宏烈以單騎

移取庫金七萬有奇米七千餘石。公涖任。擬以庫項扣抵。及卒。護印者劾公侵欺　詔遣部郎察覈。坐侵銀九萬有奇。吏議奪職追補　特旨以公清廉免追用示優卹廉吏至意二十五年。子林為父訟寃。請還職部議不可。　特旨許追復林旋請卹　賜祭葬如例。林以進士累官禮部左侍郎加尚書銜致仕。烏虖。　聖祖之於公。既僨諸生前。又卹請身後。曰廉曰潔。褒許再四。儼然家人父子。其知公深矣。然三桂兇燄方張。公以一書生不揣而與之抗。微　世祖保全。則公之元已喪而骨已朽矣。迺謫公於遠。示薄譴以稍殺三桂之怒。而緩其反。留公以為異日股肱之用。其　恩誼

爲何如哉同時以御史劾三桂得罪後且大用者惟楊公素蘊與公齊名

楊公字筠湄一字退菴陝西宜君人順治九年進士除東明知縣地當河決後敗城郭民廬且盡居民依邱阜僅數十家公設法灑濬完聚三年間復業至萬餘戶山東盜發衆數千剽掠旁郡制府密以屬公設計招降之餘黨解散十六年以治績預行取人爲四川道御史公亢直敢言前後上章以十數皆切中時弊而尤著者在直糾逆藩一疏時三桂以分巡上湖南道胡允等十人題補雲南各道并及奉差部員無復顧忌公疏略言爵祿者天下之大柄綱紀者國家之大防前此經略用人奉有吏

兵二部不得掣肘之　旨亦惟以軍前效用及所轄五省各官酌量題請耳從未聞敢以他省不相干涉之處及見任京朝官公然坐缺定銜者也且疏稱求諸滇省既若案駁之無良求諸遠方又恐此馭之不速則湖南四川去滇猶近若京師山東江南距滇不下萬里不知其所謂遠者將更在何方

皇上特假便宜不過許其就近調補耳若盡天下之官不分內外不論遠近皆可擇而取之則何如歸其權於吏部銓授為名正而言順乎縱或雲貴新經開闢料理乏人諸臣才品為藩臣所素知亦宜請

旨令吏部籤補乃徑行擬用不亦輕名器而褻　國體乎[illegible]求

人臣忠邪之分莫不起於一念之敬肆在藩臣歷歷有年自應熟諳大體此舉即從封疆起見未必別有深心然防微杜漸當愼於幾先祈 申飭藩臣嗣後惟力圖進兵加意綏輯一切威福大權俱宜稟自 朝廷則 君恩臣誼兩盡其善矣疏入閣臣咋舌持其章不敢下 詔下部知之會
世祖皇帝晏駕輔臣出公爲川北道以前疏也而三桂猶銜公不置具疏辨訴其意含影射語伏危機有 旨令回奏公奏防微杜漸古今通義臣但期藩臣每事盡善爲 聖世純臣非有他也故事外吏拜疏必先具揭巡撫佟公見疏語直懼且得罪强公竄易二語奏上坐合摺巧飾應降調公拂衣歸閉門不出

者十年論者謂古今事變所伏每患深議之士知之而不敢言或言矣而不用語曰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嚮使公與郝公言獲用曲突徙薪之功可勝道哉三桂既反人始服公及郝公先識於是尚書郝公惟訥冀公如錫侍郎楊公永寧交章薦公可大用以外艱辭服闋赴湖廣軍前題補鄖襄道當是時賊皐據川東襄陽總兵楊來嘉副將洪福相繼以城叛肆掠房保間與賊相犬牙而王師餫饟自襄至房保路險陿舟車不通歲調安襄德三郡丁夫擔負率僦十致一夏秋霖潦溪水漲冬雨雪徑滑顛溺死者相望丁夫缺仍檄郡勾補三郡大困而餉苦不繼公訪知穀城有小溪可通舟乃躬親拔行川谷燒石翦木數十里開

漕船道於是水運通利省三郡丁夫十九而里與撫之遷山西提學道以公明尤著列薦章內陞通政司參議遷奉天丞晉順天尹康熙二十六年巡撫安徽會歲饑甫拜疏請賑卽檄州縣開倉發粟吏難之公曰若待報則需時日是棄民也且

皇上仁聖必得請尋報可所全活無算明年夏叛卒夏逢龍據武昌全楚震動而安慶當三省衝訛言屢驚婦女爭出城走避有司呵之不止公大書榜四門曰願出城者聽而徐以塘報殺賊狀曉示遠近數日人情安堵出城者復歸十月移撫湖北時逢龍雖誅脅從者尚眾人情恇擾或一夕數驚公至首嚴告訐之禁以安反側會上元節許民間張燈火陳魚龍百戲元夜坐

堂皇朝門洞開令士民出入縱觀明日市井熙然矣公定變大畧多類此是歲旱疏請緩徵漕糧又請兵餉免搭放制錢先後得報可二十八年十月薨年六十先是湖北郡縣疾苦最甚者若沔陽衞之沈塌田地江陵之沙壓空壓漢陽嘉魚之崩坍咸甯黃陂景陵之穀折江夏武昌崇陽通城漢陽漢川雲夢孝感應城之穀田科重監利之一年兩賦凡六事而受害者十七州縣蓋積數十年矣公廉得其實條爲兩疏未及上會病甚遂口授於遺疏中切陳之就枕上作叩首狀曰此疏行臣目瞑矣嗚乎孳孳爲國知無不爲公殆無媿宜與郝公並磊磊軒天地歟

湯文正公事略

湯公諱斌字孔伯一字荊峴號潛庵河南睢州人父祖契州學生母趙氏明末流寇陷州城罵賊死被旌建專祠公少避兵流寓衢州順治九年成進士授 國史院檢討十二年應 詔陳言請廣搜遺書修明史且言宋史修於元至正特傳文天祥之忠元史修於明洪武亦著巴顏布哈之義我 朝順治元二年間前明諸臣亦有抗節不屈臨危致命者宜令纂修諸臣勿事瞻顧大學士馮銓金之俊謂公誇獎抗逆之人擬 旨嚴飭世祖特詔公至南苑 溫諭移時是年 詔選翰林出為監司公授潼關道大兵下滇蜀關中當孔道總兵陳德以師過檄車

五千兩實需二千餘費以金代公密具車二千自坐關上揮士卒升車盈十兩卽出之夜漏四鼓盡出關總兵不得已亦出至洛陽留帀月軍變而關城以公故得晏然於是嚴保伍行鄉約建義倉立社學流民復業數千戶會歲旱無麥兵餉例給麥價浮於穀公請以倉穀代主兵者不可曰如是兵且變公曰民且飢死獨不能變乎兵有變吾自任之卽與兵約以穀餉明年補餉以麥而令還穀於官兵皆帖然公涖事精敏訟無留獄環禁五十里聽貧者不齎糧常出勘荒遇雨止大樹下民朱樹其樹時以比甘棠云十六年調江西嶺北道甫三日清積獄八百有奇李玉庭者明舊將也有衆萬人踞雩都山寨詐約降會海

寇鄭成功犯江甯遣諜來贛公獲諜斬之策玉庭且中變急移兵守南安玉庭果至擊走之復遣兵扼其歸路卒就擒平南軍過南安殺人有司以鬬殺論公曰力侔者謂之鬬今軍無寸傷而民以兵死與律不應卒抵軍於法尋乞病歸里丁父憂服除聞容城孫徵君講學夏峯往受業歸與同人爲志學會杜門將母有同年生來爲方伯見郡守問公近狀守對言賓未聞有此人方伯嗟歎康熙十七年　召試博學鴻儒授侍講與修明史復疏請順治元二年以前抗拒　本朝臨危致命諸臣皆據事直書毋瞻顧

聖祖嘉與頒之史館爲成命由是明季諸義烈皆得表章二十

年典試浙江轉侍讀明年充明史總裁官直經筵遷左庶子公爲講官每進講先一日齋肅潛思經義嘗言君心正則天下治如天樞之運衆星故務積誠以動
上二十二年擢內閣學士河南災閣臣議遣官往勘公曰無益也使者所至苛擾州縣一聞遣使輒輟耕以待勘是再荒也不如令有司自勘便已而河南果畏勘災諱者半給事中任辰旦議阻巡狩封禪事閣臣擬　旨切責公曰給事言是李沆云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相公當以爲慮或議改法令公曰官之失德寵賂章也不此之懲而恃區區之法乎時江甯巡撫余國柱內召廷推代者

聖祖曰朕聞學士湯斌曾與孫奇逢講明道學身體力行可特授巡撫瀕行　諭曰朕非忍出卿於外顧吳俗奢靡以卿耐清苦冀有所變革　賜御書三鞍馬一表裏十白金五百兩幷撤御饌賜之十月

上南巡至蘇州蘇城道狹總督將毀民居廣馳道公曰此非聖主勤民意也止之再　賜御書及蟒服時滯獄山積公執舟中判決不假寐者六晝夜初國柱疏言淮陽二屬水淹涸出者令次年輸額賦至是公遣官履勘水如故疏入部議令再勘公仍以實奏事乃寢於是除耗羨禁私派清漕政汰蠹役行保伍革鹽商陋費自總督以下皆相戒不得受所屬一錢京朝官奉

使過者不敢有所搜索所部肅然蘇松常苦賦重積逋相仍而江北諸州縣又屢被水旱公以爲民氣未蘇教化未易行也乃奏緩蘇松積欠請分年帶徵從之又請蠲十八十九兩年災欠請除邳州版荒田賦又請蠲明萬歷時所加九釐餉又極陳蘇松浮糧之困先後奏免額賦數十萬兩二十年淮揚徐水災條

上蠲賑事宜請發帑銀五萬告糴江西湖廣先借所屬州縣倉穀散放不竢　詔下遣官遴行又言饑民流亡者多請飭漕臣徐旭齡河臣靳輔分督淮安賑務臣卽至淸河桃源諸州縣察賑。

上命侍郎素赫往助災民咸就撫輯乃興學以善民俗令城內

外及鄉鎮二百家以上皆立社學就學者廩之擇諸生中賢者爲之師月會明倫堂講孝經小學朔望集士民講

上諭十六條皆身涖之重修泰伯祠及范文正周忠介二祠朔望往謁禁婦女遊觀胥吏倡優毋得衣裘帛燬坊刻淫詞小說諸無賴爲民害者悉痛除之禁火葬及淹柩者令下一歲報葬三萬餘柩奏劾知府趙祿星知縣張協濬等常州守祖進朝有異政以失察屬吏降調公疏留吳縣令劉滋吳江令郭琇皆廉能稱最以積欠未徵不得與行取公疏薦皆格於部議

特旨

允行監生王某有奴竊貲逃數年突引弓刀二十騎稱爵身王府詬詈索金公立擒付獄論如律常熟奴某持其主父國初所

得隆武劉迫主遠逃將據其主婦公追劉燔之立斃奴杖下蘇州府城上方山有祠曰五通禱賽甚盛凡少年婦女感寒熱巫覡輒謂五通將娶為婦往往羸瘵死歲常數十家前有大吏擬撤其祠遇祟死民益神之公收妖像投水火盡燬所屬淫祠請旨勒石永禁公夜治文書常至四鼓日中始一食或勸以少休慨然曰君命即天命也日監在茲敢自暇逸乎居二年吏治蒸蒸民俗丕變時執政明珠方樹黨招權利引國柱長戶部先後蠲漕及緩征以部費為名索金四十萬布政使累以為言公弗許及大計兩司治行有所需憚公不敢發遂徒手入都以是諸要人皆不便公所為明珠有家隸言事多效所至大府常郊迎

過蘇畏公威聲弗敢謁自監司以下朝夕候其門公聞使召之
將命者用故事以客禮請從騎數十至轅門公辟大門傳呼隸
大窘脫帽與服被之入至階下見公南面坐乃跽而聽命公犒
以酒食命門卒爲主人隸大慚沮去歸訴之珠謀致難於公而
公聲績甚偉
上方嚮公念公在外無從得事端會東宮出閤讀書乃薦公輔
導 皇太子
上然之授禮部尚書管詹事府事將行百姓號呼如兒失母罷
市三日各繪像以祀去之日窮鄉下邑士女童叟手爇香來會
送共閤城門且以農器塞水陸道不可行公揭示吾在外不能

爲父老德往者屢請核減浮糧並爲廷議阻今入見
天子當面陳之民皆羅拜泣良久乃得行儆飭數肩不增一物
於舊入朝　溫諭褒其廉問路所由及地方利病公以鳳陽災
對
上遠遣近臣往賑時國柱已爲大學士兼管戶部得公所出示
以告明珠日聶議皆
上所可也今市恩推過號於眾以爲名使
上知此立嚴矣比公至語已　上聞而公未之知也進講東宮
首陳大學財聚民散之義罷講東宮入侍
上問所肄具以聞

上曰此列國分疆時語也若海內一統民散將安之試詢之公

其陳秦隋土崩狀且言一統而民散禍更烈於分國時

上聞猶諒其忠先是淮泗水溢山陽鹽城寶應高郵泰興化如

皋七州縣蕩析離居

上南巡命濬海口洩積水 敕按察使于成龍主工楯尋以廷

臣議使受河督靳輔節制成龍議工費八十餘萬輔議海口沙

淤非起高郵車邏鎮築高隄束內水高丈餘不能出海估費二

百七十八萬

上召輔及成龍面詢成龍力排輔議淮南士大夫懼傷廬墓亦

廷爭之乃命尚書薩穆哈學士穆成格會公及總漕徐旭齡合

勘兼問七州縣耆老云何輔議本執政主之
上心頗是成龍廷臣知輔議勢不可行欲并罷成龍工役公力
爭使者曰公言吾當日奏旣而匿不以聞至是公內召
上詢及海口公對開一丈有一丈之利一尺有一尺之利
上愕然曰爾時胡不言公具陳前事詰旦　召二人與質對二
人强辨公徐曰某固知有此也汝行後卽彙士民呈牒並某議
具文書印冊存漕臣所漕臣亦具牘存巡撫所可覆視也二人
語塞
上怒立黜之遣工部侍郎孫在豐往濬下河如公議時始設太
子講官以公及詹事尹泰鄂郭棻少詹事舒淑中允閻世繩贊善

黄與堅任之。公疏薦候補道耿介剛方篤實學有淵源。上遂授介少詹事。命公與耿公輔導太子。二十六年夏不雨。聖祖下詔求言。公言民間春稅力弗能堪。宜復夏秋兩稅。又言蘆課徵銅。銅不常有。仍聽輸銀便。國柱遽起拉公曰。公欲變此法。俟國柱去戶部未晚也。會靈臺郎董漢臣上書。請諭教元良。慎簡宰執。語多指斥時事。御史陶式玉劾漢臣摭浮詞。欺世盜名。請逮治下內閣九卿議。執政惶悚。議與同列因服待罪。王相國熙繼至。貌甚暇。徐曰。市兒妄語。立斬之則事畢矣。執政曰。上閱奏至再三。親點次類嘉與之。何君言若是。王笑曰。第以吾言入視何如。時公最後至。國柱述兩議以決於公。公曰。彼言雖

妄無死法且所言早涵敎崇節儉宜施行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吾輩當自省國柱曰此語可上聞乎公曰

上見問固當以此對於是大學士勒德洪吏部尚書達哈塔皆如公議明珠入奏國柱尾其後而與之語 命下漢臣免議旋以公嘗會議時有慚對董漢臣之語傳 旨詰問公奏漢臣以

諭敎爲言臣忝長宮僚動違典禮負疚實多

上以詞涉含糊令再回奏公具疏引罪 旨仍切責之於是左都御史琼丹王鴻緒副都御史徐元珙鄭重等劾公奉 諭申飭不痛自引咎並追論其去任時巧飾文告沽名會厥公以疾乞休尹泰舒淑及少詹事開音布翁叔元劾介實無疾並劾公

妄薦舉朝多為不平而達哈嗒獨上疏請與斌介同罷並下部察議當奪職　詔公與達公仍留任許介去公適聞繼母疾乞歸省

聖祖手詔慰留而忌者意未已國柱宣言

上將籍公內府或勸公委曲諸公間以自解公曰六十老翁尚何求吾安之矣或又勸發忌者陰事以紓禍公曰吾不屑為也九月改工部尚書九卿會議公以入講不至坐降二級留任尋得疾　敕御醫就視十月疾少間度材於通州某日日下晡忽返招鄉人某官與語客退獨坐一室嚮晦語家人吾腹不甯夜半遂薨年六十有一臨終戒其子溥曰孟子言乍見孺子皆有

怵惕惻隱之心爾等當養此真心時時發見久之可達天德若襲取於外終爲鄉愿無益也又曰吾數月來心無一綫放逸得力深於平時遺疏入

上遣大臣奠茶酒　詔由驛歸櫬下所司議卹部臣以曾降七級奏　特旨仍視尚書例　予祭葬踰月

上與諸大臣語曰吾遇湯某特厚而怨訕不休何也眾曰無之

上曰廷議董漢臣彼昌言朝無善政君多失德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尚不爲怨訕乎眾乃知公爲執政所傾也非

上寬仁夙重公必無倖矣公之爲巡撫也其夫人及諸公子衣皆布行李蕭然夏從賈肆中易苧帳自蔽春野薺生日采取和

豆羹民問至以諺語呼為豆腐湯偶閱簿見某日市隻雞公愕曰吾至吳未嘗食雞誰市者乎僕叩頭曰公子公怒立召公子跪庭下責之曰汝謂蘇州雞賤如河南耶汝思啖雞便歸去惡有士不嚼菜根而能作百事者哉拜笞其僕遣之公生日搢紳知公絕餽遺惟製屏為壽公辭焉啓曰汪琬撰文在上命錄以入而返其屏公見屬吏必霽顏告以君恩不可負民命不可殘懇懇如家人語又以州縣為親民官愛民必恤吏立意培護故皆畏而愛之爭自勉於為善所發公移皆手定數月後屬吏參謁必面詢始末辨論以求至當有門下士以給事中奉使過蘇力言東南鹽政大病於商民因條舉數事每發公詰難正言其

非其人怏怏出比使歸踰月次第禁革壹如所言給事語人曰吾師至誠而或以術馭人賢者固不可測也蘇之巨室有優伶恃姿容結黨行强有司不敢問公迹而得之痛予杖戒無傷筋骨故瘡將合更蒲笞朔望縛載以徇於市逾年膚剝見骨始瘐死由是奇衺浮淫者心悸相勸改前行公又嘗上言歲祲免租民困少蘇而已必屢舉於豐年富乃可藏於民又凡免當年田租皆中飽於官吏故每遇　國有大慶或水旱形見不肖者轉急徵以待賜除必豫免次年田租然後民不可欺吏難巧法

聖祖深嘉與之遂定爲經法凡免地丁編折銀必於前一年頒

諭康熙三十年　特諭戶部自今以往海內農田正賦編折銀

通三年輪免一年週而復始直省均以徧皆豫免不問豐凶其後雖以西邊事起中輟而　大訓炳然籍藏於故府

世宗

高宗當重熙累洽之餘繼志述事屢蠲天下全租皆先一年降旨以次輪免是公之訏謨實受其福者非一世也公薨都城士民奔走長號其歸也哀音過軍相屬初吳民有妄傳公訃者輒相驚巷哭有司曉之乃已毋何訃果至則益哭曰官紿我共建祠祀公水旱有祈輒應瞻拜者無不淚下陝西江西江南皆祀名宦雍正十年　詔入祀賢良祠乾隆元年　賜謚文正道光三年　詔從祀孔子廟庭公與陸清獻公俱號醇儒清獻之學

篤守程朱攻陸王不遺餘力公之學源出夏峯而能持新安金谿之平大指主於刻勵實行以講求實用無王學杳冥放蕩之弊故爲異趣而同歸官侍讀時
聖祖命進所著詩文中有王守仁論
上閱之問爾意云何公曰守仁致良知之說與朱子不相刺謬且稱其直節豐功不獨理學
上首肯曰朕意亦如此公所著有洛學編睢州志潛庵語錄詩文集孫之旭字孟升康熙丙戌進士甲午以編修典試浙江初文正公主浙試力疾衡校不爽銖兩孟升克繼之改御史出爲甯昌道內遷左通政在官不尚威猛而風采懍然憂歸以毀卒

靳文襄公事畧　子治豫

靳公諱輔字紫垣遼陽人隸漢軍鑲黃旗順治九年由官學生考授國史院編修改中書累遷郎中右通政康熙二年擢國史院學士改內閣學士十年巡撫安徽皖屬頻旱民多流亡公撫卹招徠復業數千戶奏臨淮靈璧二縣虛報開墾田四千六百餘頃請免其賦從之又言爲政首在足民足民有道在因民之力而教以生財之方大江以北如鳳陽等屬盡失溝洫之舊一遇水旱卽成石田今欲足民莫如力行溝田之法溝田者古井田遺意也然井田法制繁重溝田但鑿一溝修浚甚易其法以十畝爲畛二十畛爲一溝以地三畝有奇爲二十畛中之經界

二十畝之外留以深溝溝道廣丈八尺溝廣丈二尺深七尺五寸開溝之土即累溝道上使溝道高於田五尺溝低於田七尺五寸視溝道深一丈二尺五寸澇則以田內之水車入溝中旱則以溝中之水車灌田內溝田一行其利有四水旱不虞一也溝洫通而水有所洩下流不憂驟漲二也財賦有所出三也經界既正無隱占包賠之弊四也疏方下部議行而滇閩變作十三年吳耿二逆寇江西公練標兵募鄉勇嚴斥堠遠偵探武備大振巨寇宋鏞踞欲郡山中爲亂公遣兵擒剿以計擒之於巢湖上游以安部議省驛遞費以佐軍餉事下各巡撫議公以謂省費莫先省事今督撫提鎭有事必專弁馳奏糜費實多計惟

事關軍機必專騎馳奏餘悉彙奏以三事爲率是一騎足供三事之役矣議上著爲令歲省驛遞金錢百餘萬加兵部尚書十六年授河道總督時黃水四潰不復歸海淸口運道盡塞公上下千里泥行相度喟然曰河之壞極矣是未可以尺寸治之也審全局於胸中徹首尾而治之庶有瘳乎遂條上河工事宜分列八疏大畧謂事有當師古者有當酌今者有當分別先後者有當一時並舉者而大指以因勢利導爲主廷議以軍興餉絀難之姑令量修要害公又疏言淸江口以下不濬築則黃淮無歸淸口以上不鑿引河則淮流不暢高堰之決口不盡封塞則淮分而刷河不力黃必內灌而下流淸水潭亦危且黃河南岸

不隄則高堰仍有隱憂北岸不隄山以東必遭衝潰故築隄岸疏下流塞決口但有先後無緩急今不爲一勞永逸之計屢築屢圮勢將何所底止疏上廷議如前

聖祖以河道關係重大下前後廷議令再具奏公堅持前議

上特如所請蓋

上深知公忠勇沈毅可任大事故排羣議用之也公感激知遇昕夕不遑開通清口爛泥淺引河四道濬清江浦至雲梯關外河身築束水隄萬八千丈塞王家岡武家墩高家堰諸決口河隄外加築縷隄及格隄於徐州碭邐築減水壩十三座清水潭舊隄潰最號險工公用棄深就淺計築西隄九百二十餘丈東

隄六百餘丈更挑新河八百四十丈奏改名永安河又浚甘羅城西運河凡十里請裁冗員專責成嚴賞罰改河夫爲兵領以武弁畫地分疆日稽月考著爲令甲而誘御中飽之弊絕凡公所爲懲因循謀經久皆此類也方功之未竟也公以時閱三年自請議處部議奪職　詔遣尚書伊桑阿等來閱工幷命布政使崔維雅隨往維雅奏上河防芻議兩河治畧二書幷條列二十四事欲更改公所行減水壩諸法公疏陳海口大闢腹心之患已除蕭家渡決口亦易塞不宜有所更張因詳辯維雅所上二十四事不可行章並下廷議工部尚書薩穆哈欲令暗修決口

上不允且曰維雅所條奏朕初以爲可取及覽靳輔回奏知所陳一無可行因 召公入覲公至力言維雅所言之謬

上韙之 特旨免賠修仍發帑堵築二十二年四月疏報蕭家渡工成河歸故道

上嘉悅 優詔兆谷還公職二十三年 車駕南巡閱河

天顏甚喜 御書閱河詩賜之幷 賜公佳哈御舟 上用雕鞍異數也明年疏請添建黃河南岸毛城埔減水閘一王家山減水閘三北岸大谷山減水閘二以保徐州上流隄工並於歸仁隄添建石壩二攔馬河及淸河運口各添建石閘一又請添築考成儀封陽武三縣河隄七千八百丈有奇封邱縣荆隆口

月隄三百三十丈。滎澤縣埽工二百一十丈。以防上流異漲。又
請增設蘭陽儀封滎澤河員。免開歸二府民採辦青柳。均從之。
會
聖祖垂念高寶諸州縣湖水泛溢為災　命安徽按察使于成
龍經理海口及下河事宜。仍聽公節制。公疏言下河低於海潮
五尺。疏海口則引潮內侵。大不便。請自高郵城東車邏鎮築長
隄二。歷興化白駒場至海口。束所洩之水入海。隄內涸出田畝
丈量還民。其餘田招民屯墾。以抵經費。廷議如所奏　召公及
于公入都。于公力主開濬海口故道。公持議築長隄高丈五尺。
束水敵海潮。大學士九卿俱從公議。通政司參議成其範給事

中丞又曰御史錢珏從于公議侍讀喬萊寶應人也極言公議非是乃 命尚書薩穆哈等往勘尋以開海口無益奏會湯公斌入爲尚書奏下河宜疏濬

上命孫侍郎在豐往董其事公議遂寢二十六年 詔詢下河田疇何策可紓水患公疏言杜患於流不若杜患於源高家堰隄外正東爲下河東北爲清口當自翟家壩起歷唐埂古溝周橋閘高良澗高家堰築重隄一道長一萬六千丈需費七十九萬兩有奇此工一成束堰隄減下之水使北出清口則洪澤湖水不復東淹下河其下河十餘萬頃之地可變成沃產而高寶諸湖俱可涸出田畝數千頃招人屯墾可裕河庫且高堰原爲

最險之工增此則永資保固洪澤湖廣潤非常舟行遭風多覆溺行此隄內之河避險就夷有便於商民者甚大先是公過邯鄲見題壁詩異之蹤跡其人則布衣陳潢也潢字天裔秀水人饒學識公禮之入幕深資贊助

上閱工時嘗從容問曰爾必有通今博古之人爲之佐公遂以潢對至是言此議若行非陳潢協力區畫不可疏下廷議如所請並　賜陳潢僉事道銜當是時于公成龍巡撫直隸

上以公疏示諭成龍成龍言下河宜開重隄不宜築　詔遣尚書佛倫侍郎熊一瀟與總督董訥漕督慕天顏會勘慕公及孫侍郎議與公左佛公等以應從公議還奏仍下九卿議二十七

年御史郭琇疏劾公并及潢給事中劉楷御史陸祖修繼之天顏在豐亦疏論屯田累民及公阻撓下河開濬事 詔侯于成龍至會議嚴察公尋得請入覲先疏論成龍天顏在豐朋謀傾陷狀又自辯受命治河之日正當兩河極敝之時自碭山抵海口兩岸決口七十八處高家堰決口三十四處翟家壩成河四道清水潭久潰下河七州縣一望汪洋清口運河變爲陸地臣晝夜奔馳盡復其故又創開皁河俾漕艘無阻久在 聖鑒之中至濬築經費初蒙 特遣部臣勘估計需六百萬兩臣苦心節省自徐州起直抵海口兩岸隄工并高家堰清水潭及前所未估之皁河暨堵塞楊家莊修築歸仁隄改移運口止用帑二

百五十一萬不及部臣估計之半而諸臣詆爲糜帑營私奪田
屯墾必欲陷臣殺臣而後已倘蒙　聖駕再巡親閱隄工更
命重臣清丈隱佔地畝則是非功罪可以立明
上覽疏謂閣臣曰近因靳輔被劾議論其過者甚多輔若不陳
辯朕前復何所控告耶其並下九卿察議三月
上御乾清門　命公與于成龍郭琇各陳所見成龍言海口必
應開濬琇言屯田奪民產業
上曰屯田之事因取民餘田致民嗟怨靳輔當無可置辯公奏
河旁田畝向被水淹臣任事後將決口堵塞其田盡皆涸出臣
將原納租稅之民田給與本主其餘丈出之田作爲屯田抵補

河工錢糧因屬吏奉行不善致招民怨臣無可辯乞賜處分
上曰各省民田未有不溢於糧額者以餘田作屯誠擾民無庸
復議至下河作何開濬重隄應否停築其令九卿公同詳酌尋
允九卿議停築重隄奪公職並奪陳潢職銜初漕艘出清口入
黃河行二百里始抵張莊運口公奏開中河一道俾漕艘既出
清口截流徑渡北岸避黃河百八十里之險由仲家莊閘內進
中河歷皁河泇河北上及工竣學士開音布等往勘稱善
上諭廷臣曰前于成龍奏靳輔開中河無益反為民累今開音
布等則云河漕兩利謂靳輔治河無功微獨輔不服朕亦不愜
於心矣乃命尚書張公玉書等確勘還奏應如輔所定章程無

肅改二十八年

上再南巡公迎 駕淮安 顧問河工善後事宜甚悉 特詔

復公官以原品致仕有實心任事之褒公家居三載

上念公不忘凡三 命閱河 一賜 召對三十一年

上諭閣臣曰朕聽政以來以三藩及河務漕運爲三大事夙夜

廑念曾書之宮中柱上至今尚存河務倘不得人漕運亦必貽

悞關繫匪輕其令靳輔仍爲河道總督公以老病辭不許會陝

西西鳳二郡災有 旨截南漕二十萬石泝河而上貯蒲州以

賑秦民仍 命公董其役公不敢復辭力疾就道再 賜佳哈

御舟以旌異之公至卽經畫西運自淸河至滎澤達三門砥柱

安流無恙事竣以病狀聞　詔公長子治豫馳驛省覲公抵淮
疏陳兩河善後策及河工守成事宜幾及萬言又請豁開河築
隄諸廢田之糧幷清淤出成熟地畝之賦均從之再疏乞解任
命內大臣明珠往視十一月薨於位年六十遺疏至
上臨軒太息欷歔　特命入都城治喪漢大臣前此所未有也
尋　命大臣侍衛奠茶酒　命禮部議賜祭葬　命內閣議易
名　賜謚文襄公所著有治河書十二卷奏疏若干卷嘗論古
今治河成敗之效畧曰經生家論河莫不侈賈讓三策其實不
然讓上策欲徙冀州之民自宋時河徙已非漢之故道中饒多
張水門旱則開東方下水門以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以分

河流不知黃河所經卑卽淤高數年之後水從何放且禹貢言九澤既陂所謂陂卽今之隄也蓋水流甚平而地勢有高下使非約之以隄水經由卑地能不潰乎讓以繕完故隄增卑培薄爲下策是故與禹貢相反矣故公治河盡矯讓言專主築隄束水續用告成其詳具載治河書實千古河防龜鑑也公性孝友九歲喪母執禮如成人居家整肅言笑不苟而其精力獨瘁於河工中河之役尤國家百世之利論者謂功不在宋禮開會通陳瑄鑿清江浦下云三十五年河督董國安以江南士民籲建專祠入告允之四十六年

上三巡江南還　諭獎公功績且云靳輔經理之法雖後任河

臣互有損益而規模措置不能易也至開創中河有功運道民生尤大且遠朕每涖河干徧加諮訪沿淮居民皆感頌治績久而不衰其加贈太子太保予騎都尉世職用彰朝廷追念勳臣之典爲矢忠宣力者勸雍正三年

世宗以治豫向隨父任明晰河務由副參領加工部侍郎協理江南河務五年

上覽治河方畧嘉公勞績追贈工部尚書予祭一次七年 詔江撫尹繼善擇地建祠祀公及齊蘇勒公有司春秋致祭八年

詔建賢良祠京師以公入祀

伊文端公事畧

公諱伊桑阿姓伊爾根覺羅氏滿洲正黃旗人順治九年進士授禮部主事康熙三年遷員外郎尋由刑部郎中遷內閣侍讀學士擢內閣學士充經筵講官十四年擢禮部右侍郎調戶部十五年冬 命同工部尚書冀如錫往視淮揚等處河工十六年擢工部尚書調戶部時逆藩吳三桂踞湖南廷議製烏船沙船由岳州入洞庭橫亘湖中以斷賊糧道因 敕公赴江南督造明年復偕刑部侍郎禪塔海赴茶陵督造戰艦二十一年黃河決 敕公往勘兼籌海運事宜公疏言黃河運道非獨輸挽天庾即商賈百貨賴以通達 國家在所必治若海運先需造

船所費不貲且膠萊諸河久淤塞開通匪易似屬難行
上是其言是年冬俄羅斯犯邊公奉　命往甯古塔督修戰艦
明年調吏部尚書二十三年四月旱　命同大學士王熙等清
理刑部繫囚九月扈　蹕南巡奉　諭閱視海口公疏言車路
串場諸河及白駒草堰丁溪諸口宜　敕河臣靳輔詳閱地勢
挑濬深濶引流入海
上以靳輔督理黃河隄岸勢難兼顧海口　命按察使于成龍
分董其事二十四年調兵部尚書明年轉禮部二十七年拜文
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充　三朝國史總裁兼管兵部三十
五年以臺站馬匹多斃部臣不預嚴飭又不劾奏部議公應奪

職得　旨降三級留任。明年。
聖祖親征噶爾丹。　命公往甯夏。安設驛站。事平。克平定朔漠
方畧總裁官。三十七年。以老乞休。
上諭大學士阿蘭泰曰。伊桑阿厚重老成。宣力年久。爾二人自
任閣務以來。凡事推誠布公。不惟朕知之。天下無不知之者。伊
桑阿雖以年老求罷。朕不忍令去也。四十一年。復以疾請告。得
旨。卿品行端凝。才識敏練。勤勞歲久。倚畀正殷。今以老病乞休
情詞懇切。可原官致仕。仍加意調攝。以副朕篤念老成至意。四
十二年七月薨。年六十有六。遺疏上。　優旨下所司議卹。　賜
祭葬如典禮。謚文端。公在政府十五年。鎮靜和平。實心任職。尤

留心刑獄每侍直句本
上有所問輒能舉其詞不待按冊而得同列服其精詳
上嘗御批本房公與大學士王公熙吳公琠及學士韓公菼等
以折本請　旨
上曰人命至重今當句決命在須臾尤不可不詳慎爾等於各
讞詞既經閱過苟有所見皆當盡言公乃舉可矜疑者十餘人
以對遂皆得緩死每　垂問奏對悉稱　旨
上徐曰此等所犯皆當死朕猶於當死之中曲求其可生之路
不忍輕斃一人因念淮揚百姓頻被水災死亡不知凡幾何罪
何辜罹此慘酷朕惻然傷之河患不除夙興夜寐不能暫釋於

懷也公隨陳災民困苦狀

上曰百姓既被水災存者必至流離轉徙田多不耕賦安從出今當預免明年田賦俾災黎於水退時思歸故鄉粗安生業

上又曰天下黎元皆朕赤子其中朕最憫念者有三等人一讀書寒士一飢寒窮民一無知犯法之人於是公等稽首奏曰

聖心與天地同德卽今斷獄之時念淮揚百萬生靈之苦而預籌蠲恤又普念天下士民之不得其所者仰見 仁心惻怛無所不用其極也既出卽擬 旨預免淮揚田租聞者莫不感頌此雖一端可想見 明良一德之盛矣乾隆十二年 詔以公及大學士馬齊並入祀賢良祠

宋文恪公事畧

宋公德宜字右之江蘇長洲人父學朱明進士官御史公登順治十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遷司業侍讀祭酒晉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康熙十年擢內閣學士充經筵講官尋擢戶部右侍郎龍江關大使李九宮解銅赴京圖給門票以銀四十兩賚夜餽公私宅公劾之

聖祖嘉公舉首餽遺不負簡任議九宮罪褫其職未幾調公吏部十五年充會試副考官十六年擢左都御史疏言逆賊吳三桂勢窮計蹙已如釜底游魂而尚敢逆我師行者所恃不過鍇礮而已夫鍇礮專藉硝磺而硝磺乃河南山西所產必奸民圖利

私販賊營請　嚴敕督撫提鎭於附近賊境之隘口閒道遣將
弁巡緝奸販庶窮寇之接濟可杜得　旨下兵刑二部詳議飭
禁又言捐例係萬不得已而開然開例三載所入止二百萬有
奇而捐納最多者莫如知縣至五百餘人始因缺多易得踊躍
爭趨今見非數年不得選授亦觀望徘徊請　敕部限期停止
以示愼重名器之意又言從前海禁甚嚴特慮內地奸民勾引
島寇貽誤邊圉耳近者　天威遐布薄海蕩平宜及此時撫卹
流移令沿海商民願採捕及通販海島者許造船官給印票照
舊例輸稅其人口貨物往來出入咸稽核之則弛禁仍可防奸
裕民生奏覆下所司議行又言各路統兵大將軍

王貝勒以下多玩寇殃民或越省購買婦女或擾奪民閒財物。稍不如意卽指爲叛逆請嚴飭禁絕從之又疏言遐方未靖宵旰憂勤　天顏視昔清減神理之閒蘊結未舒。尤宜珍惜保護。昔唐太宗銳意勤學其臣劉洎諫以多記損心宋儒程頤亦曰帝王之學與儒生異伏願

皇上於紬繹羣書時畧方名象數之繁袪月露風雲之豔擇其有關政治裨益身心者乃講習而討論之稍節耳目之勞用保中和之德

上嘉納焉時山東提督柯永蓁縱兵鼓譟刃傷知縣吳閶啟復隱匿不報公疏劾之　詔罷永蓁任公尋擢刑部尚書調兵部

十八年典會試先是　詔舉博學鴻儒公薦主事汪琬生員陳維崧及廷試並列一等琬維崧授編修檢討有差會廷推江西按察使議論未決公以異議爲憲臣所劾當奪級　詔免其處分當是時大兵方攻滇黔秦蜀之餉彼此互推侍郎趙璟等言四川過於苦累公奏陝西四川互相推諉皆由總督分設之故若併川陝總督爲一人則痛癢相關隨地可以調撥上從之會靖逆將軍張勇以甘肅邊防緊要請緩裁所添兵額部議如所請公別爲一議言前因河東賊亂添設馬步戰兵原議事平裁汰者應即裁汰其將軍麾下前以步兵二千改爲馬兵宜仍復馬六步四舊制惟因防邊添設之兵可無庸議裁

上遣尚書哲爾肯往會將軍督撫提督閻核酌留河州甯夏所添防兵餘仍復原定經制如公議二十一年調吏部尚書二十三年拜文華殿大學士充　政治訓典一統志總裁先是重修太祖實錄公亦爲總裁官及告成加太子太傅二十六年六月薨於位年六十有二　優詔悼卹遣官護送由驛歸櫬禮臣議卹典翰林院撰代言之文以祭以葬內閣以易名請得　旨諡文恪公河目海口風度端凝學殖尤淵博訥於言然每議國家大事必侃侃獨攄所見常邀　特允大軍之平黔滇蜀粵也所俘獲婦女無數皆隸旗下驅之北行公疏言婦女何辜宜聽收贖一時得贖者約數千人如脫湯火民尤德之性孝友年十七

以父學朱巡按山東死事狀伏闕上書明莊烈帝允加贈卹。兄德宸字御之弟德宏字疇三早著文譽時有三宋之目子駿業由副貢授待詔官至兵部侍郎大業官至內閣學士